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周紀三 起慎靚王元年盡赧王十七年凡二十有三年

慎靚王 諱定顯王之子也此爲諡也以諡法言之諡法敬以敬日慎柔從安衆曰靚 在位六年

辛丑元年 秦惠文王十八年楚懷王九年齊宣王韓宣惠王十三年趙武靈王六年魏惠王後十五年燕王噲元年 衛更貶號曰君 顯王二十三年衛已貶號曰侯介於秦魏之閒以日以削弱因更貶其號曰君

壬寅二年 秦惠文王十九年楚懷王十年齊宣王韓宣惠王十四年趙武靈王七年魏惠王後十六年燕王噲二年 秦伐韓取鄢 春秋晉敗楚師於鄢陵即此鄢也班志作傿陵屬潁川郡○鄢音偃又去聲 魏惠王薨子襄王立 索隱曰系本日襄王名嗣考異曰史記魏世家云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哀王二十三年

卒子昭王立六國表魏于元辛亥終丙戌襄王元丁亥終壬寅哀王元癸卯終乙丑按杜預春秋後序云大康初汲縣有發舊冢者大得古書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紀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皆用夏正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哀王于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裴駰魏世家注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按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爲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彼既魏史所書魏事必得其眞今從之

孟子入見而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

是孰能禦之孟子遂去魏適齊

癸巳三年秦惠文王二十年楚威王十一年齊宣王韓宣惠王十五年趙武靈王八年魏襄王郝元年燕王噲三年楚趙

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地理志註云謂道形如函孫卿子所謂秦有松柏之塞是也秦人出

兵逆之五國之師皆敗走　宋初稱王

甲午四年秦惠文王二十一年楚懷王十二年齊宣王韓宣惠王十六年趙武靈王九年魏襄王二年燕王噲四年秦敗

韓師於脩魚斬首八萬級虜其將鰒申差於濁澤鰒申差二將名濁澤年表作觀澤括地志觀澤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鰒音搜又去聲諸侯振恐　齊大夫與蘇秦爭寵

使人刺秦殺之秦且死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

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

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　張儀說魏襄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

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韓齊趙之境戍字

從人從戈人荷戈所以戍也梁地南接楚西接韓東接齊北接趙守亭障者不過十萬說文亭民所安定也道路所舍也障堡障也隔也塞也所以隔塞敵人也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於洹水之上洹音袁結為兄弟以相堅也事見上卷顯王三十六年今親兄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後漢志卷縣屬河南郡酸棗縣屬陳留郡水經注河水逕卷縣北又東逕酸棗延津二邑皆河津之要也○卷故城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衍亦地名酸棗即今之延津縣陽晉故城在兖州府曹縣西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則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

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搤捉同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群輕折軸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人臣委身以事君身非我之有矣故於其乞退也謂之乞骸骨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於秦張儀復歸相秦

魯景公薨子平公旅立

乙巳五年秦惠文王二十三年楚懷王十三年齊宣王韓宣惠王十七年趙武靈王十年魏襄王三年燕王噲五年巴蜀相攻擊巴春秋巴子之國蜀蠶叢魚鳧之後華陽國志曰昔蜀王封其弟於漢中號曰苴侯因命其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為讎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巴求救於秦秦伐蜀蜀王敗死秦滅蜀因遂滅巴苴置巴蜀二郡史記正義曰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宋白曰巴子後理閬中揚雄蜀本紀曰蜀王本治廣都樊鄉徙居成都○閬音浪俱告

愬於秦秦惠王欲伐蜀以爲道險陿難至陿與狹同漢書趙充國傳注山脅而夾水曰陿

附錄蜀王本紀曰天爲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後秦惠王欲伐蜀不知道遂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欲以遺蜀蜀王負力而貪乃令五丁開道引之秦因使張儀司馬錯引兵尋路隨之號所開路曰金牛又謂之石牛道

而韓又來侵猶豫未能決說文猶獸屬居山中聞人聲豫登木無人乃下世謂不決曰猶豫一說隴西謂犬子爲猶犬隨人行忽先忽後故曰猶豫又一說猶豫犬也犬爲人行好先行御往以俟其人百步之閒如是者數四先者豫也遂用猶豫

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伊水洛水河水爲三川秦後置三川郡漢改爲河南郡班志新城縣屬河南郡括地志洛水伊闕縣本漢新城縣在州南七十里隋文帝改新城縣爲伊闕取伊闕山爲名以臨二周之郊二周公羊傳曰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也高誘曰西周王城今河南也東周成周今洛陽也秦歷曰周考王封其弟於河南爲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惠公立其長子曰西周公封少子於鞏仍發父號曰東周惠公於是有東西二周據九鼎昔夏禹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成王定鼎於郟鄏寶之以爲三代共器○郟鄏音夾辱按圖籍圖籍謂天下之圖籍

周官職方氏所掌是也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周禮大宗伯註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人君聽旦視政貴早贊爲朝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周室爲天下所宗故謂之宗室齊韓之與國也

鄰國相親睦者謂之與國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完全也言以兵伐蜀十全必取也王從錯計起兵伐蜀十月取之揚雄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柏濩魚鳧蒲澤開明從開明上到蠶叢積四萬八千歲故李白詩云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然按成都記柏灌魚鳧皆蠶叢子魚鳧治導江縣嘗獵湔山得仙而去杜宇遂繼魚鳧王于蜀號曰望帝以荊人鱉令爲相令鑿巫峽通水自以德不若鱉遂禪以國鱉既受禪號曰開明則自蠶叢至開明特四世耳何得有四萬八千歲乎恐本紀與成都紀皆荒唐不足信也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疆富厚輕諸侯　蘇秦既死秦弟代厲亦以遊說顯於諸侯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於齊而還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鹿毛壽謂燕王曰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能讓

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而以啓人爲吏索隱曰人猶臣也謂以啓臣爲益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於益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綬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後漢書輿服志曰三王俗化雕文詐僞漸生始有印綬以檢姦萌尊卑有璽節鄭氏註云今之用璽也綬組綬也古者佩玉以綬貫之漢承秦制秦用璽綬諸王以下印以金銀銅爲差綬以赤紫青黑黃爲差印信也刻文合信也綬受也轉相授受也三百石吏銅印黑綬或黃綬王制諸侯大國之卿食祿以田計之爲三十二大夫之入次國之卿食祿爲總其等差不啻甚矣漢制三公秩萬石至於斗食佐吏凡十六等三百石吏第十等奉月四十斛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也顧反國事皆決於子之爲後燕亂張本

赧王六年秦惠文王二十三年楚懷王十四年齊宣王韓宣惠王十八年趙武靈王十一年魏襄王四年燕王噲六年王

崩子赧王延立

赧王上 劉伯莊曰赧葢之甚也輕微危弱寄住東西足爲葢赧故號之曰赧諡法本無赧字也 在位五十九年降於秦

丁未元年 秦惠文王二十四年楚懷王十五年齊宣王韓宣惠王十九年趙武靈王十二年魏襄王五年是年齊殺燕王噲凡三年無君 秦人侵義渠得二十五城 義渠戎國名接上卷顯王四十二年秦縣義渠以其君爲臣是已得義渠矣今又侵得二十五城何也葢先此秦以義渠爲縣君爲臣雖臣屬於秦義渠之國未滅也秦稍稍蠶食侵其地今得二十五城義渠之國所餘無幾矣葢秦兼幷諸侯不盡其國不止也左傳有鍾鼓曰伐無曰侵穀梁傳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魏人叛秦秦人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又敗韓於岸門 續漢志潁川郡潁陰縣有岸亭注引徐廣云岸亭即岸門括地志岸門在今許州長社縣東北二十八里今名長武亭 初秦韓之戰於濁澤也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而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

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秦韓并兵南向此秦之所廟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臣爲之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韓信王之救己則韓德王必不爲雁行以來兵雖至國不大病矣若韓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恃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悅乃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敝邑將以楚徇韓韓王大悅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

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者也秦欲伐楚楚乃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彊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遂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明也

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王令人謂太子曰寡人聞太子將飭君臣之義（飭整也）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惟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使市被攻子之不克市被反攻太子構難數月死者數萬人百姓恫恐（恫痛也）齊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都邑之大者北地齊之北境也蓋瀕千乘清河渤海之地）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醢肉醬也）遂殺燕王

噲齊王問孟子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笥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諸侯將謀救燕齊王謂孟子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書仲虺之誥篇辭之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

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記曲禮曰八十九十曰耄注云耄惛忘也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齊王不聽已而燕人叛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乃見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商古殷商通稱商者以始封爲厚黃殷者以都亳爲號按孟子陳賈只云監殷今通鑑云監商避宋廟諱也管叔以商畔也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陳賈曰然則聖人亦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是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處士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推明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說爲己任是以所如不合遂致

為臣於齊而歸晦然歎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及卒門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相與記其所言為書七篇

顔斶嘗見齊宣王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其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壟也是以堯有九佐 九官也 舜有七友 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 禹有五丞 益稷皋陶垂契 湯有三輔 誼伯仲咎咎單 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

病且願受教爲弟子斶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食麗都後斶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遂去弗顧　王斗見齊宣王宣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悅有閒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故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王有四焉宣王悅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失抎之焉能有四哉抎隕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

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　是歲齊宣王薨子湣王地立

赧二年（秦惠文王二十五年楚懷王十六年齊湣王地元年趙武靈王十三年魏襄王六年韓宣惠王二十年）秦右更疾伐趙（右更秦爵第十四師古曰左右中更皆主領更卒而部其役使也）拔藺虜其將莊豹

秦王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乃使張儀至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閉關者古之列國各置關尹以徵國賓至關尹以告則行謀以絕逆之閉關則明絕其使不爲通也）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箕帚之妾猶言備酒掃也）秦楚嫁女娶婦長爲兄弟之國楚王悅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王怒曰寡人不興師而得六百里地何弔也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王曰

有說乎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賜之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張儀詳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既閉關絕約則齊楚之信使不通故使宋遺借宋符以至齊○詳音佯齊王大怒折節以事秦齊秦之交合張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東西曰廣南北曰袤○袤音茂使者怒還報楚王楚王大怒欲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并力而攻

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按史記樗里子傳庶長章姓魏]春秦

紀三年[秦惠文王二十六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湣王二年趙武靈王十四年魏襄王七年韓宣惠王二十一年]

師及楚戰於丹陽[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劉昭曰南郡枝江縣有丹陽聚即秦破楚處李垔輿地紀勝曰丹陽在今歸州秭歸縣東八里屈沱楚王城是也余按楚遣屈匄伐秦秦發兵逆擊之枝江之丹陽則距郢過近秭歸之丹陽則不當秦楚之路索隱因下文遂取漢中即謂丹陽在漢中皆非也此丹陽謂丹水之陽班志丹水出上洛冢嶺山東至析入鈞水其水蓋在宏農丹水析兩縣之間武關之外也秦楚交戰當在此水之陽楚師既敗秦師乘勝取上庸路西入以收漢中其勢易矣]楚師大敗斬甲士八萬虜屈匄及列侯執珪七十餘人[執珪楚爵也執珪而朝者也]遂取漢中郡[自河陽成固至新城上庸是皆漢中郡之地郡名曰郡羣也人所羣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爲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楚王悉發國

丙兵以復襲秦戰於藍田班志藍田縣屬京兆秦孝公置史記正義曰藍田縣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時楚襲秦深入霸註周禮玉之次美者曰藍此縣出玉故以名縣楚師大敗韓魏聞楚之困南襲楚至鄧鄧春秋鄧國之地班志鄧縣屬南陽郡杜預曰潁川邵陵縣西有鄧城括地志曰故鄧城在豫州郾陵縣東三十五里所謂在古召陵四十里者也楚人聞之乃引兵歸割兩城以請平於秦

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於破亡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臧文仲曰列國有凶稱孤禮也杜預曰列國諸侯無凶則稱寡人○隗音危上聲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節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

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睢音雖呴音吼叱趁入聲咄當沒切 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春秋以來諸侯之國有涓人秦漢之間有中涓師古曰涓潔也言其在中主知潔清灑掃之事蓋王之親近左右也惠勁曰涓人如謁者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附錄說苑云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取薊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社稷之危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霸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僕危國之臣其名臣其實虜今王將自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才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才至矣北面等禮不奪之以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逡

隗以求臣則師傅之才至矣誠欲與王霸同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士爭趣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爲亞卿任以國政爲燕用樂毅破齊張本○劇音極

韓宣惠王薨子襄王倉立

庚戌四年秦惠文王二十七年楚懷王十八年齊湣王三年趙武靈王十五年魏襄王八年韓襄王倉燕昭王平元年

蜀相殺蜀侯蜀相莊陳莊也

秦惠王使人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武關左傳之少習地在漢宏農郡析縣西百七十里道通商縣晉太康地志曰武關當冠軍西括地志曰武關在商州上洛縣東武關之外蓋秦丹析商於之地○武關在西安府商縣東一百八十里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張儀聞之請行王曰楚將甘心於子甘心謂欲殺以自快曰甘心秦何行張儀曰秦彊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靳尚得事幸姬鄭袖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上庸六縣及美女贖之上庸

（春秋庸國班志上庸縣屬漢中郡史記正義上庸縣今房州宋白曰今房州竹山縣古城即漢上庸縣）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鄭袖日夜泣於楚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張儀而厚禮之張儀因說楚王曰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江水出蜀郡湔氐道之岷山故謂之岷江釋名曰江共也小流入其中所公共也）一日行五百餘里不至十日而拒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縣有扞關史記正義曰在峽州巴山縣界）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扞關楚之西境從境以東謂扞關以東也）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班志巫縣屬南郡酈道元曰縣故楚之巫郡杜預曰今歸州巴東縣是也）秦舉甲出武關則北地絕（北地楚北境之地陳蔡汝潁是也）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夫待弱國之救忘彊

秦之禍此臣所爲大王患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秦禁長爲兄弟之國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乃許之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韓有宜陽成皋南盡魯陽皆山險之地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不過九百里國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跿跔音徒居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趹音決蹄閒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冑今謂之兜鍪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

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孟賁烏獲古之勇士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三十斤爲鈞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皋則王之國分矣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以攻楚以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許之張儀歸報秦王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强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河外秦蓋以河東爲河外梁則以河西爲河外張儀以秦言之也趙王入朝割河閒以事秦河閒趙地漢文帝二年分爲河閒國應劭曰在兩河之閒唐爲瀛州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境漢泰山城陽齊南境之地也悉趙兵度清河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之有也博關在齊州之西境博陵史記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清河指博關則漯河以南臨菑卽墨危矣國一日見攻雖欲

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事見上卷顯王三十六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力田積粟愁居懾處不敢動搖惟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事見慎靚王五年并漢中事見上三年包兩周元年張韓魏則包兩周矣守白馬之津班志白馬縣屬東郡水經注白馬津在白馬城之西北白馬城唐爲滑州治所開山圖曰白馬津東可二十許里有白馬山山上常有白馬羣行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後人因以名縣及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康曰澠池趙邑余按趙與韓魏接境韓有野王上黨魏有河東河內而澠池則秦地也漢爲縣屬宏農郡趙安能越韓魏而有之康說非是○澠音閔兒二音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言欲自澠池北渡河又自此東踰漳水而進據番吾此亦張聲勢以臨趙也番吾卽漢常山郡之蒲吾縣也劉昫曰史記番吾君杜防云晉之蒲邑也此說非括地志番吾故城在恆州房山縣東二十里○番音盤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武王伐紂炎亥陳於商郊

甲子昧爽紂師其旅若林會於牧野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
遂以勝殷詩紂張儀引以喻趙其有所恃而動亦已甚矣　謹使
使臣先聞左右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
魚鹽之地齊東負於海有魚鹽所出此時齊未嘗獻地於秦張儀飾說以恐動趙耳　此斷趙之右
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今秦發
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鄭元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交道也告齊使
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史記正義曰河外謂
鄭滑州北臨河余謂此河外亦因趙而言之　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
必四分其地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相約而口相結常為
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張儀乃北之燕說燕王曰今趙王已入朝
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虞氏記曰趙自五
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於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禱焉
晝見羣鵠遊於雲中徘徊經日見火光在其下乃即其處築城今

雲中城是也宋白日勝州榆林縣界有雲中古城趙武侯所築秦置雲中郡唐爲單于都護府班志九原縣屬五原郡漢之五原郎秦之九原郡也唐爲豐勝等州之地宋白日唐豐州治九原縣按雲中九原皆在塞之西秦自上郡朔方下兵則可至史記正義日古雲中九原郡皆在勝州雲中郡故城在榆林東北四十里九原郡故城在勝州西界今連谷縣是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水經注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東屆關城西南即燕長城門也易水又歷長城而東逕范陽容城安次泉州縣南而東入海且今時齊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長無齊趙之患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常山即北嶽恒山也漢文帝諱恒改曰常山唐常山郡并志常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其尾則燕之西南界

張儀歸報未至咸陽秦惠王薨子武王立索隱曰武王名蕩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毀短之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物之有釁隙者爲有隙人之與人有怨者亦爲有隙皆叛衡復合從

癸丑五年秦武王蕩元年楚懷王十九年齊湣王四年趙武靈王十六年魏襄王九年韓襄王燕昭王二年張儀說

秦武王曰爲王計者東方有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臣聞齊王甚憎臣臣之所在齊必伐之臣願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齊必伐梁齊梁交兵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於梁齊王果伐梁梁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齊罷兵乃使其舍人之楚借使謂齊王曰借使言借楚人以爲使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伐梁齊梁交兵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

三十棄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内罷國而外伐與國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乃解兵還張儀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縱横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紜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孟子論之曰或謂公孫衍張儀豈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火滅爲熄孟子曰是惡足爲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詘是之謂大丈夫

楊子法言曰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横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

乎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然則子貢不爲歟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太史公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溫公曰考其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遊說之士託爲之辭太史公不加考訂因而記之楊子雲亦緣太史公書發此語也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亦不蹈已宋咸曰蹈履也言儀秦之才術超卓自然不履循前人之跡曰昔在任人帝而難之書舜典而難任人孔安國注云任佞也難拒也言佞人則斥遠之不以才乎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秦王使甘茂誅蜀相莊四年蜀相殺蜀侯武王故誅之秦王魏王會於臨晉班志臨晉縣屬馮翊故大荔也秦取之更名臨晉應劭曰臨晉水故名臣瓚曰晉水在河之東此縣在河之西不得臨晉水舊說秦築高壘以臨晉國故曰臨晉章懷太子賢曰臨晉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余按唐書地理志蒲州有臨晉縣宋白曰漢臨晉縣在今臨晉縣東南十八里故解城是也後魏改爲北解縣周省隋分猗氏縣置桑泉縣唐天寶十二載改臨晉縣天寶之改縣必有所據則應劭臨晉水之說未可厚非秦之臨晉在河西臣瓚章懷之說皆是也

壬子六年秦武王二年楚懷王二十年齊湣王五年趙武靈王十七年魏襄王十年韓襄王燕昭王三年秦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爲右丞相應劭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故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樗里疾秦惠王之弟也高誘曰疾居渭南之陰鄉其里有大樗樹故號樗里子○樗音樞

癸丑七年秦武王三年楚懷王二十一年齊湣王六年趙武靈王十八年魏襄王十一年韓襄王燕昭王四年秦魏會於應左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杜預注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余按襄陽無城父縣後漢志潁川父城縣內有應鄉古應國也括地志曰故應城因應山爲名古之應國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應即今之葉縣屬南陽府河東臨晉有應亭秦魏之會必是此處不然魏安得越韓之都而會於楚地之應鄉哉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令向壽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甘茂於息壤而問其故柳宗元曰地長隆然而起夷之而益高者爲息壤此書有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意者此所謂息壤蓋以地長得名開隆高誘曰息壤非一今荊州南門外有石如室宇陷入地中不可犯以畚鍤唐元和中荊州人掘得一石其狀與江陵城同徑六尺八寸徙而棄之是年霖雨不止復埋此石乃止又永州府城南故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

然而起狀若鷄鳴色若青石出地廣四寸高一尺五寸祠爲室縣吏之而益高凡持祭者盡死人以爲神自是不敢犯又臨州籍縣南一里有地畝餘踏之軟動長老云息壤也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杜佑曰春秋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則縣大而郡小故趙鞅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漢官儀曰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泰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夏禹合諸侯大計東治之山會計因名會稽是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數險謂函谷及三崤之險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事見一卷威烈王二十三年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篋竹笥也○篋音怯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稽首首至地也今臣羈旅之臣也甘茂楚下蔡人故云

然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樗里子之母韓女也）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公仲侈韓相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秋甘茂庶長封帥師伐宜陽

甲寅八年（秦武王四年楚懷王二十二年齊湣王七年趙武靈王十九年魏襄王十二年韓襄王燕昭王五年）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甘茂三鼓之而卒不上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以宜陽餌王也今攻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終無伐之日已明日鼓之而不下請以宜陽之郭爲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一鼓而宜陽拔斬首六萬初秦之伐宜陽也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克吾欲先據

以加德爲陳軫曰含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獵者知其詐僞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網而進者必衆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請平猶請和也）秦王既拔宜陽有驕色以齊楚不足平也或謂秦王曰臣竊恐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惟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爲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

爲勾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挑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於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而不能復戰也齊宋在繩纆之外以爲權故曰先得齊宋者受伐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

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爲天下笑矣 秦武王嘗有疾召扁鵲視之扁鵲請除之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聽目不明王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我以此知秦國之政也武王好以力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八月王與孟說舉鼎絕脈而薨 脈者係絡藏腑其血理分行於支體之間人舉重而力不能勝故脈絕而死按史記甘茂傳云武王至周而卒於周蓋舉鼎者舉九鼎也世家以爲龍文赤鼎 族孟說武王無子異母弟稷爲質於燕國人逆而立之 逆迎也 是爲昭襄王昭襄王母羋八子 羋楚姓也秦制嫡稱皇后妾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美人爵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羋音米 楚女也實宣太后 趙武靈王北略中山之地 略地之師速而疾且頭曰略者總攝巡行之名也 至房子 班志房子縣屬常山郡史記正義曰房子今趙州縣宋白曰天寶元年改曰臨城 遂至代北至無窮

（自代北出塞外大漠數千里故曰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補註黃華山在彰德府林縣西二十里一名林慮山山有三峯名仙人樓玉女臺疊般門下有黃華谷北巖出瀑布又有抱犢固馬鞍山棲霞谷金王庭筠嘗隱居於此）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國人皆不欲群臣之中有趙文趙造周袑（袑音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王曰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補註公子成趙王之叔父也）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己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德欲其下

（及故先論於卑賤者曉其意訓書廣新及可知矣法行自貴近始故先信於貴貴近者奉法則法之必行可知矣）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聞中國者聖賢之所教也禮樂之所用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道逆人之心臣願王孰圖之也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以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齊中山（按趙都邯鄲東接於齊中山在其東北故史記趙世家載武靈王之言曰吾國東有河薄落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蓋河薄落之水在趙之東與齊中山同此地險也）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史記正義曰營州之境即東胡烏丸之地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班志鴈門郡樓煩縣應劭注云故樓煩胡地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藺

等七國時趙邊也與秦隔河晉隰石嵐等州皆七國時韓趙之西邊也○樓煩郡今之岢嵐州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鄗趙邑漢光武改爲高邑隋唐爲柏鄉縣地屬趙州○鄗邑今真定府之柏鄉縣先君醜之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騎射焉

公九年秦昭襄王稷元年楚懷王二十三年齊湣王八年燕趙武靈王二十年魏襄王十三年韓襄王大年秦昭王使向壽平宜陽平正也伊也正宜陽疆界而和其民人也之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甘茂言於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史記正義曰武遂本屬韓近平陽楚世家云韓先王之墓在平陽武遂去之七十里夫年秦拔宜陽因涉河城武遂今復歸之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由此怨讒

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班志蒲阪縣屬河東郡晉曰蒲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長阪因加阪云括地志蒲阪故城在蒲州河東縣南五里樗里子與魏講而罷兵甘茂奔齊出遇蘇代曰君聞江上之處女乎蘇代曰不聞曰江上之處女有徐吾者東海貧婦也與其鄰婦李吾合燭夜績徐吾燭不屬李吾曰徐吾燭不屬請無與夜徐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先去常後掃室布席以待來者坐常居下爲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增暗去一人燭不爲增明何愛餘光之照四壁者乎今臣不肖棄逐於秦願爲足下掃室布席蘇代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見秦王曰甘茂賢士其居秦累世矣自殽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矣彼居齊必謀秦不如重賚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秦王卽以上卿迎甘茂茂不往蘇代謂齊王曰秦迎茂茂德王故不往王若

不留茂茂必往秦以茂之賢而擅用彊秦之衆則齊危矣齊王乃以茂爲上卿　趙王略中山地至寧葭水經注衛漳水東北歷下博城西又西逕樂鄉縣故城南又東引葭水注之○葭音加西略胡地至榆中水經注諸次水出上郡諸次山其水東逕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即漢書所謂榆溪舊塞者自溪西去悉榆柳之藪緣歷沙陵屈龜茲縣西出故云廣長榆也王恢云樹榆爲塞謂此蘇林以爲榆中在上郡非也按始皇本紀西北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然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陰山在朔方東以此推之不得在上郡余謂蘇林之說固未爲盡而道元所謂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亦非也據衛青取河南地按榆溪舊塞正在唐麟勝二州界其西則接古上郡之境況諸次水出上郡注榆林塞入河則榆中在上郡之東明矣諸次水無西流至金城榆中之理夷考其故道元特以班志金城郡有榆中縣遂牽合以爲說不知此一節之誤尤甚於蘇林也史記正義曰榆中勝州北河北岸也杜佑曰勝州榆林郡所斷秦榆林塞林胡王獻馬師古曰林胡即儋林余謂此胡種落依阻林薄因曰林胡趙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　楚王與齊韓合從或謂韓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

則舟沈矣衆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爲善於衞公而輕秦楚盛漏而輕陽侯之波也

丙辰十年秦昭襄王二年楚懷王二十四年齊湣王九年趙武靈王二十一年韓襄王十四年魏襄王燕昭王七年彗星見彗星世所謂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者竟天見則兵起主掃除除舊布新唐史臣曰彗體無光傅日以爲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爲災又曰孛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非常惡氣之所生災甚於彗天文書謂五星之精氐衰成星流爲蒼彗熒惑填星散爲赤彗黃彗太白辰星變爲白彗黑彗○與穢同

趙王伐中山取丹邱爽陽鴻之塞又取鄗石邑封龍東垣史記正義曰丹邱邢州縣余成陷唐志邢州有內邱縣漢之中邱縣也未審有丹邱不知其何據爽陽鴻之塞史記作華陽鴟之塞括地志曰北岳別名曰華陽臺即常山也在定州恆陽縣北百四十里徐廣曰鴟作鴻鴻上故關今名汝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又有鴻上水出唐縣北葛洪山山接北岳恆山皆在定州界班志石邑縣屬常山郡井陘山在西括地志石邑故城在恆州鹿泉縣南三十五里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恆州鹿泉縣南四十五里邑蓋因山爲名洪氏隸釋載後漢所立白石神碑云常山國元氏縣界有封龍山東垣師漢眞定國

之真定縣漢高帝更名史記正義曰趙之東垣在恆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　中山獻四邑以和

秦宣太后異父弟曰穰侯魏冉同父弟曰華陽君芈戎王之同母弟曰高陵君顯涇陽君悝魏冉最賢秦封穰侯於陶陶即范蠡所居陶邑孟康曰陶即定陶班志定陶縣屬濟陰郡下云封於穰與陶穰縣屬南陽郡去定陶差遠水經註曰穰侯封於穰益封於陶其免相也出之陶而卒陶有穰侯冢華陽即武王毀馬之地水經註洛水自上洛縣東北分爲二水枝渠東北出爲門水水東北歷陽華之山即華陽也班志高陵縣屬馮翊涇陽縣屬安定杜佑曰京兆涇陽縣乃秦封涇陽君之地漢涇陽縣在今平涼郡界涇陽故城是也宋白曰雍州涇陽本秦舊縣與杜佑同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薨諸弟爭立惟魏冉力能立昭王惠王即惠文王昭王即昭襄王昭王即位以魏冉爲將軍衛咸陽是歲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謀作亂魏冉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惠文后昭王嫡母也悼武王后出居於魏悼武王后即秦武王后昭王嫂也王兄弟不善者魏冉皆滅之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魏冉爲政威震秦國爲楚解間魏冉

震木

丁巳十一年（秦昭襄王三年楚懷王二十五年齊湣王十年趙武靈王二十二年魏襄王十五年韓襄王燕昭王八年）秦王楚王盟於黃棘（史記正義曰黃棘蓋在房襄二州界按地志南陽郡有棘陽縣應劭曰縣在棘水之陽）秦復與楚上庸（三年秦敗楚師虜屈匄取楚上庸○上庸即今鄖陽府之竹山縣）

戊午十二年（秦昭襄王四年楚懷王二十六年齊湣王十一年趙武靈王二十三年魏襄王十六年韓襄王燕昭王九年）彗星見　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晉陽按史記世家作陽晉其地蓋在蒲阪之東風陵之西大河之陽凡本晉地也故謂之陽晉蘇秦所謂衛陽晉之道蓋以僭燒有陽晉故在衛境者稱衛陽晉以別之括地志曰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水經註函谷關西北隔河有崇阜巍然獨秀世謂之風陵關道元所謂函谷關濟隔也史記正義曰封陵在蒲州府志河中府河東縣南有風陵關今若據括地志則晉陽亦通○蒲阪者以其山有長阪也即今之蒲州）又取韓武遂（九年秦拔韓武遂）　齊韓魏以楚負其從親（九年楚與齊韓合從十一年楚王與秦王盟於黃棘是即負之也）合兵伐楚楚王使太子橫為質於秦以請救秦客卿通將

兵救楚三國引兵去　楚大夫屈平者楚之同姓也爲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而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原屬草槀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司馬遷曰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

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汚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王十三年（秦昭襄王五年楚懷王二十七年齊湣王十二年趙武靈王二十四年魏襄王十七年韓襄王十年）

秦王魏王韓太子嬰會於臨晉韓太子至咸陽而歸秦復與魏蒲阪　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鬭者太子殺之亡歸（楚太子質秦而亡歸復質於齊秦以爲譽而誘脅其父齊楚其父出兩要之以利）

庚申十四年秦昭襄王六年楚懷王二十八年齊湣王十三年趙武靈王二十五年魏襄王十八年韓襄王燕昭王十一年

日有食之既　秦人取韓穰班志穰縣屬南陽郡以時考之當屬楚然韓得潁川之地其南陽接境七國兵爭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或者此時穰屬韓歟○穰即今之鄧州

蜀侯煇叛秦秦司馬錯往誅之華陽國志曰惠王子煇為蜀侯煇祭山胙于王後母疾之加毒以進王大怒使司馬錯賜煇劍

秦庶長奐會韓魏齊兵伐楚以楚太子亡歸之怨敗其師於重邱殺其將唐眛遂取重邱春秋之時有兩重邱衛孫蒯飲馬於重邱杜預曰曹邑諸侯同盟於重邱杜預曰齊地時楚之境皆不至此呂氏春秋曰齊令章子與韓魏攻荊使唐蔑將兵應之夾沘而軍章子夜襲之斬蔑於是水之上水經註曰沘水又西澳水注之水北出茈邱山南入於沘水意者重邱即茈邱也○眛[illegible]東司府城東南跨茈邱縣界○茈音紫

趙王伐中山中山君奔齊

辛酉十五年秦昭襄王七年楚懷王二十九年齊湣王十四年趙武靈王二十六年魏襄王十九年韓襄王燕昭王十二年

秦涇陽君為質於齊　秦華陽君伐楚大破楚師斬首二萬殺其

將景缺取楚襄城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有西不羹楚靈王所謂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是也[illegible]曰不羹羹音郎漢書地理志作更楚王恐使太子爲質於齊以請平爲楚懷王入秦而卒齊留太子以邀楚張本

秦樗里疾卒以趙人樓緩爲丞相疾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且爲之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韓太子嬰卒公子蟣蝨質於楚楚欲納之爲韓太子乃與師圍韓雍氏韓令使者求救於秦秦師不出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雁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

有利焉會楚解雍氏圍秦師遂不出

【壬戌】十六年（秦昭襄王八年楚懷王三十年齊湣王十五年趙武靈王二十七年魏襄王二十年韓襄王燕昭王十三年）

初趙武靈王納吳廣之女孟姚有寵是為惠后（孔穎達曰后後也言其後於天子亦以與後嗣以繼諸侯諸王亦稱其夫人為后）生子何而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五月戊申遂大朝東宮傳國於何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廟見始即位而見祖廟也）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傅王（相國之官始此秦因之漢魏以降其位崇尊於丞相）武靈王自號主父（主父言君國之主之父也）主父欲使子治國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為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附錄昔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及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帝告我晉國且世衰

七世而亡余思虞舜之勳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及是趙王嘗遊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納其女娃嬴孟姚也習學記音云武靈王胡服將營天下困於吳娃○[illegible]音[illegible]嫁娃音娃

齊王、魏王會於韓。秦人伐楚，取八城。秦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兄弟，盟於黃棘，（見上十一年）太子入質，至驩也。（見十二年）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見十三年）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謂戰重邱取襄城）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見十五年）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妻父曰婚壻父曰婣字書婚也禮娶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壻家女之所因故曰婣字林婚婦家婣壻家賈公彥曰各據男女身則男曰昏女曰婣若以親言之則女之父曰婚壻之父曰婣余按張儀言秦楚嫁女娶婦昆弟之國考之於史自懷王四年至是年秦楚未嘗嫁娶也至十九年楚懷王死於秦至二十三年楚襄王迎婦於秦蓋先已約親其後頃襄王終娶始逆婦成婚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楚王患之，

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益怒昭雎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楚王至則閉關劫之與俱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秦章臺宮在渭南漢張敞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臣瓚曰街在章臺下漢長安在渭南以此言之章臺宮在渭南明矣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欲盟秦王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因不復許秦人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雎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詐言楚王薨而請太子還王楚巫郡今夔州府之巫山縣○齊湣王召羣臣謀之或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楚滅陳蔡杞於汝滅越取吳故地并有古徐夷之地皆在淮北即楚所謂下東國齊相

曰不可郢中立王郢楚都班志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又後十世秦拔之東徙壽春亦名曰郢水經江水東逕江陵縣故城南又東逕郢城南注云今江陵城楚船官地春秋之渚宮郢城即子囊遺言所城者劉昫曰故楚都之郢城今江陵縣北十五里紀南城是也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其人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市謂相要以利如市道也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三國謂齊韓魏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楚人立之附逸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慎子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柰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柰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彊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柰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

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萬乘之用也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愼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愼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愼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愼子曰臣且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生死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堀音掘

癸亥　十七年　秦昭襄王九年楚頃襄王橫趙惠文王何元年齊湣王十六年魏襄王二十一年韓襄王燕昭王十四年

秦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請孟嘗君來入秦孟

嘗君至秦王以爲丞相或謂秦王曰孟嘗君賢又齊族也孟嘗君父田嬰宣王庶弟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爲相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狐白裘狐白裘謂狐腋之皮爲之所謂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者也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秦王無以應姬求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客有善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藏中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爲之言於王而遣之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姓名以逃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而出客時尚蚤孟嘗君恐有追者至之客之居下坐者有善爲雞鳴而野雞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出關秦王既出孟嘗君即悔使人馳傳逐之至關而孟嘗君已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譏羞之及有秦難卒賴二人之力

自是之後客皆服初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梗桃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子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弗聽故幾及於難　楚人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發兵出武關擊楚斬首五萬取十六城　初齊王既遣孟嘗君入秦則不自安及孟嘗君得脫歸復以爲相任政孟

將若怨秦與韓魏攻之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渭絶一日秦王樓謂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

趙王封其弟為平原君班志平原縣屬平原郡勝封於東武城號平原君非封於平原也東武城屬清河郡杜佑曰今貝州武城縣是也蓋定襄有武城時同屬趙故此加東也穆選通遷原文於此下有平原君好士一條今按史記趙武靈王十六年納吳娃則子何之生必在十七十八年間也武靈王以二十七年傳位於何何於是時多則十一少則十齡耳平原君又其弟

也則此時決未及十歲如何便能養士爲豪俠之行倘此時果能招致天下之士則其父武靈王爲李兌公子成所幽死去此只四年耳勝何以不能救解好士之效何在愚以爲封勝之事雖在此年勝之好士未必卽有此年今移於趙惠文王二十八年平原君薦用趙奢時因事而出之

資治通鑑補卷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周紀四 起赧王十八年盡赧王四十二年

赧王中

甲子十八年 秦昭襄王十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二年齊湣王二十七年魏襄王二十二年韓襄王燕昭王十五年 楚懷王亡歸秦人覺之遮楚道懷王從間道走趙趙主父在代趙人不敢受懷王將走魏秦人追及之以歸　初孟嘗君爲齊相再伐楚楚人惡之及與韓魏破秦於函谷秦人更忌之秦楚乃縱反間於齊曰孟嘗君名高於主而擅齊國之權將爲亂齊湣王已不能無

疑會有田甲者謀劫湣王王於是益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出奔○按史記六國年表齊田甲劫王田文走事在周赧王二十一年則此條宜移於後先是孟嘗君嘗使其舍人魏子收邑入於薛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至是魏子所與粟賢者聞孟嘗君見逐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初齊人有馮驩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於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蒯茅類可爲繩緱劍把言其劍無物可纏但以小繩纏之也○蒯苦怪反緱音侯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

其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鋏音夾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驩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驩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憒於憂而性懧愚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驩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

責收畢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令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驩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諾先生休矣及是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驩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驩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

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
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國富而兵強於是梁王
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
馮驩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
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
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
祟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
姑反國統萬人乎馮驩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
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初孟嘗君之
見逐諸賓無一人從亡者及復位孟嘗君太息謂馮驩曰文嘗好
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

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也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趣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無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魯平公薨子緡公賈立

乙丑十九年秦昭襄王十一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三年齊湣王十八年魏襄王二十三年韓襄王燕昭王十六年楚懷王發病薨於秦秦人歸其喪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

不直秦　楚大夫屈平自沈於江以死初懷王之入秦平與昭雎同諫王毋往王惑於子蘭之言竟入秦而不反平睠顧宗國繫心懷王發於辭章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子蘭時爲令尹聞之大怒使上官大夫短屈平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江南平乃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平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

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汨羅水名在長沙府湘陰縣北七十里源出豫章流經湘陰縣分為二一南流曰汨水一經古羅城曰羅水至屈潭復合故曰汨羅西流入湘荊楚歲時記屈平以五月五日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祭之後不見夢於人曰每得所祭皆為蛟龍所奪食若以箬裹米五色絲縶而投焉則不為奪矣楚人從之角黍之製是也今人謂之粽

齊韓魏趙宋同擊秦至鹽氏而還括地志鹽氏故城一名司鹽城在蒲州安邑縣掌鹽池之官因而號鹽氏

秦與韓武遂與魏封陵以和十二年秦取魏封陵又取韓武遂

趙主父行新地趙新取中山之地也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漢雁門郡樓煩縣使樓煩胡所居地西河即漢西河郡之地

魏襄王薨子昭王立世本曰昭王名遫

韓襄王薨子釐王咎立釐讀曰僖

丙寅二十年秦昭襄王十二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四年齊湣王十九年魏昭王遫韓釐王咎元年燕昭王十七年

秦尉錯伐魏襄城尉國尉也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以分地考之潁川屬韓蓋魏與韓分有潁川之地用兵爭彊場之間倜倐韓魏則此時襄城或爲魏土容亦有之

趙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遷其王於

膚施班志膚施縣屬上郡唐爲延州延州治所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說文曰王德布大飲酒也師古曰酺之爲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酺[illegible][illegible]漢律三人已上不得羣飲犯者罰金四兩然此禁不始於漢故趙亦以開禁賜酺焉德○酺音蒲　趙主父封其長子章於代號曰安陽君班志代郡有東安陽縣括地志東安陽故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安陽君素侈心不服其弟主父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田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不顧其害難必不久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而禍之所集也子何不稱疾毋出而傳政於公子成毋爲禍梯梯猶階也以木爲之以升高者也禍梯猶言禍階也不亦可乎肥義曰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易而慮而猶汝也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記王命於籍也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

吾言安得全吾身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言已在前矣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已止也言肥義命止於今年也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肥義謂信期曰蓋惠王郎下文高信也

公子章與田不禮甚可畏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內得主而外爲暴得主謂章爲主父所憐也矯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饑而忘食盜出入不可以不備自今以來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信期曰善主父使惠文王朝羣臣而自從旁窺之見其長子傫然也傫然懶解貌少子臨朝而長子卻之故其貌如此○以下文反北面爲臣文義觀之則傫然當爲傫傫之意訓爲懶懶恐未當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公子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邱史記正義曰沙邱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余按沙邱臺紂所作也宋白云沙邱在鉅鹿郡鉅鹿縣東北七十里

異宮異宮南別也公子章田不禮以其徒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高信以王與公子章之徒戰也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班志涿郡有安平縣非趙地也以公子成能平難而安國故以為號李兌為司寇司寇周六卿之一也是時惠文王少成兌專政公子章之敗也往走主父主父開之謂開宮門納之也成兌因圍主父公子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雀鷇而食之爾雅曰生哺鷇生噣雛郭璞云辨鳥子之異名也鳥子生而須母哺食者為鷇謂燕雀之屬也生而能自啄食者為雛謂雞雉之屬也三月餘餓死沙丘宮補註沙邱宮在順德府平鄉東北二十里紂築此臺多取鳥獸置其中衛靈公卒葬沙邱宮穿冢得石槨有銘云不馮其子靈公奪我里之曰靈公之為靈也久矣秦始皇東遊亦崩於此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主父初以長子

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吳娃謂吳廣之女孟姚也見上卷五年吳楚之間謂美女曰娃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　秦樓緩免相魏冄代之

〔丁卯〕二十一年秦昭襄王十三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五年齊湣王二十年魏昭王韓釐王二年燕昭王十八年　秦敗魏師於解班志解縣屬河東郡宋白曰解縣也即是鳴條之野有鹽池之利後漢乾祐元年騎將李守貞奏置解州

〔戊辰〕二十二年秦昭襄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六年齊湣王二十一年魏昭王韓釐王三年燕昭王十九年　韓公孫喜魏人伐秦魏書人其將歟也魏冄薦左更白起於秦王以代向壽將兵敗魏師韓師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級虜公孫喜拔五城秦王以白起爲國尉戰國之時有國尉有都尉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爲稱　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己卯二十三年秦昭襄王十五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七年齊湣王二十二年魏昭王韓釐王四年燕昭王二十年楚襄王迎婦於秦

臣光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杜預曰競彊也忍其父而婚其讎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彊烏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秦魏冉謝病免以客卿燭壽為丞相

庚辰二十四年秦昭襄王十六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八年齊湣王二十三年魏昭王韓釐王五年燕昭王二十一年

秦伐韓拔宛宛故申伯國楚為宛縣屬南陽郡唐為鄧州南陽縣　秦燭壽免魏冉復為丞相封於穰與陶謂之穰侯又封公子市於宛公子悝於鄧

辛未 二十五年（秦昭襄王十七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九年齊湣王二十四年魏昭王韓釐王六年燕昭王二十二年）

魏入河東地四百里（河東地蓋安邑大陽蒲阪解縣瀕河之地也）韓入武遂地二百里於秦（武遂地十八年秦以予韓）魏芒卯始以詐見重

壬申 二十六年（秦昭襄王十八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十年齊湣王二十五年魏昭王韓釐王七年燕昭王二十三年）

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錯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大良造即大上造之良者大上造秦十六爵軹縣班志屬河內郡唐爲孟州濟源縣）

癸酉 二十七年（秦昭襄王十九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十一年齊湣王二十六年魏昭王韓釐王八年燕昭王二十四年）

宋有雀生鸇於城之陬（鸇作氈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喙向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伐薛（班志沛郡公邱縣古滕國水經注滕城在蕃縣西南志滕縣屬徐州薛卽孟嘗君所封地）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與齊魏爲敵國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故

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記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自漢以下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周禮注社稷土穀之神以示威服鬼神爲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又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以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萬歲者天下之人謂之桀宋　冬十月秦王稱西帝遣使立齊王爲東帝欲約與共伐趙遲蘇代自燕來宋得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王遂

大悅蘇代因問之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爲天下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擯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閒舉宋宋舉則楚趙梁衛皆懼矣是我以名尊秦而令天下憎之所謂以卑爲尊也古人有言曰自卑者人尊之　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十二月呂禮自齊入秦秦王亦去帝復稱王　秦攻趙拔杜陽徐廣曰杜一作椱按地志杜陽在太原郡榆次縣界杜陽縣屬扶風注云杜水南入渭詩曰自土師古注云縣

詩自北徂漆沮詩作自杜言公劉自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又云扶風栒邑有豳鄉公劉所都豳則杜陽近栒邑皆上郡北地之境趙地西至上郡者蓋或者其時併有杜陽歟

甲戌二十八年 秦昭襄王二十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十二年齊湣王二十七年魏昭王韓釐王九年燕昭王二十五年

秦攻魏拔新垣曲陽 史記正義曰年表及括地志曲陽故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四十里新垣近曲陽未詳將的之處余按班志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沇水所出東流爲濟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爲沇水注云濟水重源出溫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晉文公以信著原即此城也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如此則濟源去垣不遠矣蓋新垣即河東之垣縣也以縣有遷徙謂其新邑爲新垣也

乙亥二十九年 秦昭襄王二十一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十三年齊湣王二十八年魏昭王韓釐王十年燕昭王二十六年

秦司馬錯擊魏河內 漢河內郡即魏河內之地秦并屬河東郡孟子記梁惠王曰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蓋魏之有國河東河內自爲二郡也 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歸之魏

秦敗韓師於夏山 齊湣王起兵伐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

於溫溫周司寇蘇忿生之邑班志溫縣屬河內郡宋遂滅

丙子三十年秦昭襄王二十二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十四年齊湣王二十九年魏昭王韓釐王十一年燕昭王二十七年

秦王會楚王於宛會趙王於中陽班志中陽縣屬西河郡水經注文水逕太原茲氏縣故城之東諸爲文湖文湖水又東逕中陽縣故城東○中陽師古今汾州孝義縣也秦蒙武擊齊拔九城齊

湣王既滅宋而驕乃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幷二周爲天子狐咺正

議斲之檀衢衢爾雅四達謂之衢斲斬也○狐咺之諫湣王也王不聽咺出而哭國五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不知所處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斲王曰行法咺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與人而鯢與居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狐咺已不能用其言又斲之檀衢○咺音宣上聲斲音灼陳舉直言

殺之東閭左傳晉圍齊州綽門於東閭杜預注曰齊東門蘇氏說齊王曰臣聞用兵而喜

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

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

時勢者百事之長也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劌音貴堅箭利金不得機絃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銛音[illegible]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傅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底音紙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彊於趙也譬之衛矢而趙絃機也是以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眾彊敵寡罷也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蹻

足而須也斷音局 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鐶音環 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

中能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亟紀力翻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喜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之仇之必矣不聽時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益以富實乃與樂毅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別使使者連楚魏且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以利誘之曰嚪○嚪音啗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爭合謀與燕伐齊

丁丑三十一年秦昭襄王二十三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十五年齊湣王三十年魏昭王韓釐王十二年燕昭王二十八

年

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爲上將軍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尉秦官也斯離其名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之眾以拒之戰於濟西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北逕須昌穀城縣西又北過平陰城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皆齊地也濟西地在濟水之西齊師大敗樂毅還秦韓之師秦韓與齊縣遠故先還其師宋地近於魏故使略之河間近於趙故以方略部趙取之宋地齊滅宋所取之地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身帥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而燕小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攻取其邊城以自益此長久之利也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爲名無損於齊無益於燕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樂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今軍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禍亂內作則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

其民則難慮也遂進軍深入齊人果大亂失度湣王出走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爲昌國君班志昌國縣屬齊郡封毅爲昌國君以其能昌大燕國也遂使留徇齊城之未下者齊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齊王不遜衛人侵之齊王去奔鄒魯有驕色鄒魯弗內遂走莒莒春秋莒子之國齊滅之班志莒縣屬城陽國國都也宋白曰周武王封少昊之後嬴姓於莒始都計斤城在今高密縣東南四十里春秋時徙於莒魯隱公二年莒人入向註云今城陽莒縣莒自初封二十三君爲楚所滅漢爲莒縣城陽王所都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爲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而數之數其罪也曰千乘博昌之閒方數百里雨血沾衣漢置千乘郡博昌縣屬焉後漢更千乘郡爲樂安國十三州志博昌水其勢平故曰博昌唐志千乘博昌二縣皆屬青州○千乘即今青州府之樂安縣博昌即今青州府之博興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閒地坼及泉班志嬴博二縣屬泰山郡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

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及泉者地以告也有人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告矣而王不知誡焉何得無誅遂擢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於鼓里

荀子論之曰國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齊人謂極爲綦索爲匹夫不可得也齊湣宋獻是也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擽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擽然落石貌補曰字書擽有三音一音歷擊也舒也一音略擊也一音洛打也今以下文扶持之義推之當甚用力之貌心國者以心爲國也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扶持心國之義之所與爲之

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白明也是所謂義立而王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賞已諾信於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與謂黨與也即下文所謂與國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五霸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或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爲五霸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惟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脩正其所

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湣薛公是也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引讀曰靷丁度曰靷駕牛具在胷曰靷蓋駕馬亦用靷也故彊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史記齊閔王十年伐燕取之二十三年與秦敗楚於重丘南割楚之淮北三十六年與韓魏攻秦至函谷三十八年伐宋滅之通鑑據孟子以取燕事爲之齊宣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振已枯之木則枝葉擢落而本根撥矣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無他故焉惟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

樂毅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曰畫齊西南近邑括地志載畫城在臨淄縣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澅邑蠋所居即此邑因澅水為名也京相璠曰今臨淄有澅水西北入沛即城志所謂如水如時聲相似然則澅水即時水也余按後漢耿弇攻張步進軍畫中在臨淄西安二邑之閒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燕師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奔潰樂毅修整燕軍禁止侵掠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寬其賦斂除其暴令修其舊政齊民喜悅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膠東漢為王國水經膠水出琅邪黔陬縣膠山北過膠東下密又北過東萊當利縣入海膠水之東為膠東國膠水之西為膠西國東萊春秋萊子之國漢置東萊郡前軍循泰山以東至海略琅邪琅邪秦置為郡其地東至海南距淮○琅邪即今兗州府之沂州右軍循

河濟屯阿鄄以連魏師河濟注已見一卷安王十五年然僕及濟水入河而溢爲滎一節今據水經濟水自滎陽東流至濟陰乘氏縣西分爲二瀆其南瀆爲菏水東南流至山陽湖陸縣與泗水合其北瀆東北流入於鉅野澤東北過東郡壽張縣西界北逕須昌穀城至臨邑縣西瀆津口與河水合此蓋言齊地在河濟之間者也參考上齊西注可見阿東阿鄄鄄城○菏音柯後軍旁北海以撫千乘千乘臨淄東北至海北海地也漢置郡中軍據臨淄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齊人食邑於燕者二十餘君有爵位於薊者百有餘人薊燕都也班志薊縣屬廣陽國唐爲幽州治所今爲燕京水經注薊城西北隅有薊丘故名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　秦王魏王韓王會於京師

戊寅三十二年秦昭襄王二十四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十六年齊襄王法章元年魏昭王韓釐王十三年燕昭王二十九年秦趙會於穰秦拔魏安城班志安城縣屬汝南郡司馬彪志作安成時魏地南至汝南秦自武關出兵攻拔之括地志安城在豫州汝陽縣東南十七里一曰在豫州吳房縣東南兵至大梁而還　秦魏冉

兒祖　齊淖齒之亂湣王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傭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因與私通王孫賈從湣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我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王孫賈乃入市中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袒右肩也）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己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以爲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趙王得楚和氏璧（楚人卞和得玉璞獻之楚厲王王使玉人視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詐刖其左足及武王立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王又以爲詐而刖其右足及文王立和乃抱璞而泣於荊山之下王聞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因命曰和氏之璧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外圓象天內方象地○刖音月）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欲勿與畏秦彊欲與之

恐見欺以問藺相如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使秦負曲也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之趙王遂之相如至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與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

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與城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與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於廷引見相如相如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與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惟大王與羣臣孰計之秦王與羣臣相視

而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拜爲上大夫其後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衛嗣君薨子懷君立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褥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爲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此蓋賂掌關市之官周禮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職幣之時合爲一官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回遣謂遣其金也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

荀子論之曰成侯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

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也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

（己卯）三十三年 秦昭襄王二十五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十七年齊襄王二年魏昭王韓釐王十四年燕昭王三十年

秦伐趙拔兩城

（庚辰）三十四年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十八年齊襄王三年魏昭王韓釐王十五年燕昭王三十一年

秦伐趙拔石城 史記正義曰地理志右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石城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余謂北平之石城燕境也相州之石城魏境也皆非趙地此石城即漢西河之離石縣也拓拔魏分西河置方城縣又置石城縣蓋此地是也

秦穰侯復為丞相　楚欲與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周不可圖也 令尹楚上卿執其國之政猶秦之丞相也 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何不可圖武公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眾辱於晉

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所

知也周雖小諸侯尊之故可敵二十晉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

共主杜佑曰洛陽古成周之地今洛陽縣東三十餘里故城是周之下都也晉師諸侯城之以居敬王至孝王封其弟桓公於

河南以續周公之官職至孫惠公乃封少子於鞏號曰東周故王赧立東西周分理又徙都西周則王城也裂其地不足

以肥國得其眾不足以勁兵雖然攻之者名為弒君然而猶有欲

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

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

楚之名足以尊王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南

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彪按是說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

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又將攻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

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

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曰善子乃

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

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祈公之功多矣今公又以秦之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辛巳三十五年 秦昭襄王二十七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十九年齊襄王四年魏昭王韓釐王十六年燕昭王三十二年

秦白起敗趙軍斬首二萬取代光狼城 索隱曰地志不載光狼城蓋亦趙地史記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里[illegible]月本中山地趙武靈王取之其地在代余考史以代光狼城聯而書之疑以爲其地在代可也又云本中山地中山與代舊爲兩國代在山之陰中山在山之陽既云在代不當又云本中山地知索隱意亦以爲光狼本代地趙襄子滅代而中山侵有光狼地武靈王既滅中山始有光狼之地白起自上黨九原雲中下兵始能敗趙軍取光狼史既不先序其兵行之路又無考光狼城之所則闕疑可也

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兵 扶風汧縣之西有大隴山名隴坻上者七日方越自隴以西本冀戎豲戎氐羌之地秦累世擴拓以其地置隴西郡

因蜀攻楚黔中拔之 按秦兵時因蜀出巴郡枳縣路以攻拔楚之黔中

楚獻漢北及上庸地 漢北謂漢水以北宛葉樊鄧蔡唐之地上庸曹魏新城唐房陵郡之地

王三十六年秦昭襄王二十八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二十年齊襄王五年魏昭王韓釐王十七年燕昭王三十三年

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史記正義曰鄢鄧二城並在襄州括地志故鄢城在襄州安養北三里古鄢子之國又按水經注鄢城當在宜城南有鄢水左傳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而濟即其地徐廣曰西陵屬江夏系謂西陵即夷陵班志夷陵屬南郡水經江水東逕夷陵縣又東逕西陵峽蓋縣城去陵不遠○鄢即今襄陽府之宜城縣鄧即今南陽府之鄧州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澠池漢志澠池縣屬宏農郡杜佑曰澠池有東西則二城即秦趙會處宋白曰在今縣西十三里趙王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趙王許之會於澠池秦王與趙王飲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瑟二十五絃伏羲所作史記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悲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趙人善瑟故秦請鼓之○澠音免趙王鼓之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

藺相如亦請秦王擊缶缶瓦器爾雅曰盎謂之缶注云盆也楊惲曰仰天拊缶而呼嗚嗚秦聲也説文曰缶所以盛酒秦人鼓之以節樂鼓胸曰缶盛石西戎之象秦俗應而歌之其形如瓮盆以西杖擊之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藏註不敢正言欲殺秦王使其依濺人血反言欲自刎使頸血濺秦王也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靡註説文靡披靡也分也偃也如風行草偃也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毛晃曰人道尚右故以右為尊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相如素賤人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爭列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

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荆所以答故負之以請罪肉袒者袒而露其肉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遂為刎頸之交言誓相契雖刎頸斷其首無所顧也

司馬遷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伸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初燕人攻安平括地志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臨淄市掾田單在安平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傅車轊掾掌市官屬也鐵以傅車轊故謂之鐵籠車軸頭謂之轊及城潰人爭門而出皆以軸折車敗為燕所禽獨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免遂

奔即墨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乃幷右軍前軍以圍莒左軍後軍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因共立以為將以拒燕樂毅圍二邑朞年不克乃令解圍各去城九里而為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以鎮新民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閒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女又將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而讓之曰先王舉國以禮賢者非貪土地以遺子孫也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為無道乘孤國之亂以害先王寡人統位

痛之入骨故廣延羣臣外招賓客以求報讎其有成功者尙欲與之同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國固樂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樂君若能有齊與燕並爲列國結歡同好以抗諸侯之難燕國之福寡人之願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輅車乘馬後屬百兩夏奚仲作車至周而備其制與方象地蓋圜象天三十輻以象日月蓋弓二十八以象列星龍旂九斿七仞齊軫以象大火鳥旟七斿五仞齊較以象鶉火熊旗六斿五仞齊肩以象參代龜旐四斿四仞齊首以象營室弧旌枉矢以象弧此諸侯以下所建者也輅車之後又有賜車百輛亦皆以賜諸國之儀乘馬四馬也孔穎達曰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爲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車有兩輪故車稱兩遣國相奉而致之樂毅立樂毅爲齊王樂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

間於燕間古莧翻有反間因其敵間而用之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王不善代之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城中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起引還坐東鄉師事之卒曰臣欺君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田單恐衆心未一故假神以令其衆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劓割鼻也置之前行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劓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

冢墓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絳赤繒帛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毛晃曰人道面南備北敗以背走爲北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爲齊田單兵日益

多樂勝燕日敗亡走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焉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齊以田單安國平性又嘗保安平故因以安平封之齊王以太史敫之女爲后是爲君王后生太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　趙王封樂毅於觀津班志觀津縣屬信都國尊寵之以警動於燕齊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恐侍御者不察先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

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
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
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
命之曰我有深怨積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
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先王
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
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
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齊器設於甯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
乎磿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
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
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

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伍子胥楚人也楚平王信讒殺其父兄子胥奔吳吳王闔閭信而用之伐楚入郢闔閭卒夫差立子胥屢諫不聽賜之屬鏤以死子胥既死夫差取其尸盛之鴟夷浮之江中應劭曰鴟夷榼形也以馬革為之韋昭曰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索隱曰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不佞猶言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惟君王之留意焉趙王嘗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而對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

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閒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卒於趙號曰望諸君望諸澤名本齊地毅自齊奔趙趙人以此號之本其所從來也田單相齊過淄水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過臨淄縣又東過利縣東東北入於海有老人涉淄而寒出水不能行田單解其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於人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巖下殿巖之下也昔舜遊巖廊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為何如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穀養也乃使人

聽於閭里閭丈夫之相與語者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鬭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哉安平君曰敬聞命矣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月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謂貂勃以安君平之重楚王留而禮遇之

也

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異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內撫百姓外懷戎翟禮天下之賢士其志欲有為類王察之異日王曰召相單而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徒跣徒行而跣足也退而請死非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之酒酒酣王曰召相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安得此亡國之言乎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始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王不能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即墨三

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人禽其司馬騎劫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之時舍城陽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架木通路曰棧道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嬰兒之計不爲此也王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其危矣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邑戰國策作掖邑地志掖縣屬東萊郡〇夜邑即今之萊州府田單將攻狄狄今樂安臨濟縣也往見魯仲連魯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即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拄音主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田單乃懼問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連曰將

軍之在即墨坐則織蕢立則杖鍤為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澠音繩）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枹音孚）狄人乃下仲連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俶音剔）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初齊有辯士田巴議於稷下一日而服千人仲連時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謂巴曰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口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對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巴遂終身不復談 初齊湣王既滅宋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奔魏魏昭王以為相與諸侯共伐

破齊湣王死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之連和雍門周欲以琴諷孟嘗君乃挾琴求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然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逐讒被謗怨結而不得伸不然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然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與野澤爲鄰入用堀穴爲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爲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淒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釣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强弩下高鳥勇士格猛

歌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雖然臣竊有爲足下悲者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仇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彊而報仇於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而歌於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然爲足下悲之愀音悄曰孟嘗君之尊貴亦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至是孟嘗君卒諸子爭立

而齊魏共滅薛孟嘗君絶嗣

癸三十七年（秦昭襄王二十九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二十一年齊襄王六年魏昭王韓釐王十八年燕惠王元年）

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郢即今之荆州府）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徙都於陳（陳即今開封府之陳州）初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楚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至是秦果舉郢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襄王謝曰寡人不用先生之言以至於此爲之柰何莊辛對曰鄙語云見兔而顧犬未爲晩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絶長補短猶數千里豈特

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蟁虻仰飲甘露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噣音啄）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礛音監碆音波矰音曾繳音灼磻音婆抎音隕）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遊於高陂

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栗於是乃以幸爲執圭號曰陽陵君封之淮北　秦以郢爲南郡封白起爲武安君

（甲申）三十八年 秦昭襄王三十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二十二年齊襄王七年魏昭王韓釐王十九年燕惠王二年 秦武安君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　魏昭王薨子安釐王立

（乙酉）三十九年 秦昭襄王三十一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二十三年齊襄王八年魏安釐王元年韓釐王二十年燕惠王

三年　秦武安君伐魏拔兩城　楚王收東地兵（東地蓋楚之東境淮汝之地也）得十餘萬復西取江南十五邑（補註十五邑即三十七年拔郢時爲秦所取者郢在江北楚未能取十五邑在江南秦不能守故楚復取之）　魏安釐王封其弟無忌爲信陵君（宋白曰信陵君邑於甯今宋州甯陵縣古甯城也）

丙戌　四十年（秦昭襄王三十二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二十四年齊襄王九年魏安釐王二年韓釐王二十一年燕惠王四年）秦相國穰侯伐魏韓暴鳶救魏穰侯大破之斬首四萬暴鳶走開封（班志開封縣屬河南郡臣瓚曰開封故城在今汴州開封縣南五十里開封故城是漢理所）　魏納八城以和穰侯復伐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北宅即宅陽）　魏人割溫以和（溫縣即春秋溫邑屬晉唐屬孟州）

丁亥　四十一年（秦昭襄王三十三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二十五年齊襄王十年魏安釐王三年韓釐王二十二年燕惠王五年）魏復與齊合從秦穰侯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　魯湣公薨

子頃公讎立

戊子四十二年秦昭襄王三十四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二十六年齊襄王十一年魏安釐王四年韓釐王二十三年燕惠王六年趙人魏人伐韓華陽司馬彪曰華陽亭名在密縣地志在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水經註黃水出新鄭縣太山黃泉東南流逕華城西史伯謂鄭桓公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韓人告急於秦秦王弗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矣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如秦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請發兵矣乃與武安君及客卿胡陽救韓八日而至敗魏軍於華陽之下走芒卯虜三將斬首十三萬武安君又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止之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

殉也今有人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女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乃止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者予與字通下者南陽質[illegible]班志修武縣屬河內郡應劭曰晉始啟南陽今南陽城是也[illegible]在山南河北故曰南陽劉昫曰修武卽晉之甯邑武[illegible]名之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曰修武有古南陽城　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盡矣璽印也　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

不如用梟也鄭司農註考工記曰博立梟棊宋玉楚辭曰箟蔽象棊有六簙成梟而牟呼五白謝艾曰六簙得梟者勝史記正義曰梟頭有刻爲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不便則爲餘子也梁湘東王繹補食子未下以其有便不便也魏王不聽卒以南陽爲和實修武脩武縣今屬懷慶府

時秦穰侯欲益趙甲四萬以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仇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仇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

晉楚則晉楚安齊興兵而爲蚌鷸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伐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矣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穰侯乃止

韓釐王薨子桓惠王立　韓魏既服於秦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未行而楚使者黃歇至聞之畏秦乘勝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至極也冬至陰之極而陽生焉夏至陽之極而陰生焉致至則危累棊是也補註取物置之物上曰致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秦國之地有天下西北之二垂補註垂邊陲也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王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山東合從韓魏是其腰今王使盛橋

守事於韓燧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徐廣曰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又曰燕縣有桃城班志東郡有燕縣陳留郡有酸棗縣水經注濮水東北逕燕城內馬陵清溯又逕桃城南即戰國策所謂燕酸棗虛桃者史記正義曰故桃城在滑州胙城縣東三十里徐廣曰平皋有邢邱劉昭曰邢邱故邢國史記正義曰邢邱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邱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徐廣曰皆屬陳留索隱曰仁及平邱二縣名班志平邱外黃濟陽三縣屬陳留仁地闕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加外臣瓚曰縣有黃溝師古曰左傳惠公敗宋師於黃杜預以為外黃縣有黃城即此地也索隱又曰謂秦以兵臨仁平邱二縣則黃濟陽嬰城而自守也史記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按水經注黃溝名也河水舊於白馬南泆通濮濟黃溝濟陽故城在曹州冤句縣西南康曰蒲在長垣之蒲鄉衍在河南與卷近首蒸牛首垣即長垣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

不敢捄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濟索隱曰濮磨地名近濮水水經濮水上承濟水於封邱縣班志所謂濮水首受濟者也東北流左會別濮水水受河於酸棗縣杜預所謂濮水出酸棗縣首受河者也東至乘氏縣與濟同入鉅野澤言秦既服濮磨之北則地連於齊是注齊之要也魏地既入於秦則楚趙之聲勢不接是絕楚趙之脊也索隱曰單盡也言秦王之威盡行也王若能保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蕩之辭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易未濟小狐汔濟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昔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事見左傳史記正義曰艾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三江即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也吳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水濱曰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

鑿臺之下（事見一卷威烈王二十三年水經注太原榆次縣同過水側有鑿臺）今王妒楚之不毀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夫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今王信韓魏之善王此正吳之信越也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累良瑞翻重直龍翻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摺頤（摺之涉切）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脰音豆）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資之謂資以兵也）且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

壤索隱曰楚都陳隨水右壤蓋在隨水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余謂右壤蓋其地在楚都之右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記檀弓成子高曰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註云不食謂不墾耕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而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班志留縣屬楚國方與湖陵縣屬山陽郡銍蕭相三縣屬沛郡碭縣屬梁國史記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兗州南並故宋地○銍音質碭音唐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時楚蓋兼魯國有泗上之地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而朝王施以東山

之險帶以曲河之利（東山謂華山以至崤函者在成臯之東曲河謂河千里一曲故水經河水自雲中沙南縣屈而南流至華陰潼關曲而東注所謂曲河也）韓必為關內之候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鄭韓之故都也）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許春秋許鄭州志許鄢陵二縣皆屬潁川郡上蔡故蔡國蔡仲所封後徙新蔡故此為上蔡召陵鄢齊桓公伐楚所次之地二縣班志皆屬汝南郡撓者大梁其境南至汝南許鄢陵居其間二邑皆會於秦兵嬰城自守則楚之上蔡召陵不能與大梁往來矣）如此魏亦關內候矣大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齊右壤謂齊西之地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東西為經兩海東海西海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而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之止武安君而謝韓魏使黃歇歸約親於楚

資治通鑑補卷四終